

元長鄉的萬事通

李泗濱先生訪問紀錄

訪問時間	2018年8月21日 下午3時00分至5時00分
訪問地點	元長鄉公所
使用語言	國語、臺語
訪問人	陳淑容、蕭慧岑
記錄	蕭慧岑

李泗濱

1950年生，雲林元長人。退伍後帶著僅有的1,000元，至臺北打拼數月，而後回鄉準備地方特考。閉門苦讀一個月後考上，之後就不曾再離開元長鄉。李泗濱先生擔任村幹事的資歷超過20年，期間在五塊村服務最久，歷14年9個月。村幹事之後，李泗濱先生調入鄉公所，擔任課長、鄉長機要秘書，2009年辦理退休，競選鄉長，後連任元長鄉兩屆鄉長，至2018年底卸任。



李泗濱先生，攝於元長鄉公所鄉長室

一 我也是農村「再生」

我是李泗濱，1950年出生，排行老二，家裡算我有6個兄弟姊妹。我小時候曾經發燒到39度。那時候我媽媽揹我去這附近的診所：三井診所。那是我們這裡唯一的臺灣大學的學士李世保開的診所，他是我們這裡很有名的人。我有印象，我小時候生病他就會注血筋（打針）。但其實小孩抵抗力好，煮一碗麵線湯，添一顆蛋，吃一吃就好了。現在的小孩子，每天爸爸媽媽都看得緊緊的，但以前，爸爸媽媽都要忙著工作，我爸爸還比較好，在公所上班，但我媽媽每天要去園裡作穡（chò-sit，務農），哪有時間可以顧小孩。我阿嬤有時候也會去園裡作穡，小孩就丟著，有時候小孩自己四處亂逛，就沉到水裡也不一定。以前我也差點沉下去不見，我算也是在農村「再生」的耶！我們這附近曾經有人掘土做磚，所以地面上那個坑，就越挖越大，下雨天就積水，我那時候愛玩水，卻不會泅水，一下子就沉下去了，還好我那時候胡亂抓，剛好抓到旁邊土溝才又爬起來，所以我都跟人家說我也是農村「再生」的。

到我唸元長國校一年級時，大概是1957年的事。那時候才開始有人用化肥。化肥是日本製造，有3種，用草繩袋裝的石灰、用尼龍袋子裝的硫酸銨，另外是麻袋裝的Gali¹，是紅色的，那時候就這3種肥料。那些尼龍製的肥料袋子上面印有「中日合作」，我們會拿起來

1 Gali：即氯化鉀：肥料的一種，為氯化鉀，「鉀」的日文為カリウム，此處所稱Gali為氯化鉀的簡稱。同段所提及的石灰，也是肥料之一，主要增加土壤中的鈣。

做衣服，女孩子要穿的話會經過染色，那時候有專門在替人染布的業者，他們會把麻袋染成黑色或是藍色後再做衣服。如果是給男孩子穿，只要在腰部那裡有一個束帶綁著就可以。那種袋子做成的衣服，很方便也很堅固耐穿。

我後來國校畢業，考初中，考算術和國語兩科，我考上了省立虎尾中學，²因為我爸爸有蔗農身分，所以我算是蔗農子弟，就可以去申請一張證件，每一張證件可以6個月免費搭糖廠的小火車。我就是搭那個小火車去虎尾中學上學。每天早上6點15分，我從家裡出門，然後搭6點半的小火車，到了虎尾之後，還要排隊、整隊，然後走到學校去，高中部的哥哥們在前面，我們小弟排在後面，到虎尾中學，剛好來得及參加升旗典禮，七點多升旗典禮完畢，8點讀書。

坐在小火車上的時候，一些大哥哥都會折(at)甘蔗給小弟弟吃，那是虎尾高農(今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)的學生，他們都很會折甘蔗，一隻手抓著小火車的欄杆，另一隻手就把火車上載送的甘蔗抽下來，夏！一聲，就把甘蔗折斷，分給我們吃。那是改良的白甘蔗，有些質地很蓬鬆，所以吃起來不會很硬。那時候北港糖廠和虎尾糖廠都還有運作，北港糖廠的原料區是四湖、口湖這邊過來到水林。元長那時候的甘蔗應該是送到虎尾糖廠。

以往，我讀書下課後也要幫忙務農，不論是用風鼓來鼓粟仔(ch-

2 省立虎尾中學：全名為「臺灣省立虎尾中學」，後因「省辦高中，縣市辦初中」政策，停止招收初中部，改制為高級中學，1979年與臺灣省立虎尾女子中學合併，以「臺灣省立虎尾高級中學」為校名，校地則位於虎尾女子中學原址。兩校合併後，在2000年改制為國立虎尾高級中學。(立虎尾高級中學官方網站：認識虎中——校史沿革，2019年8月2日下載，<http://www.hwsh.ylc.edu.tw/abouthwsh/history.html>)

hek-á，稻穀），用畚箕鏟稻仔或是縫米袋，我每一項都會做。往日，稻子曬在門口埕，要耙，要翻，要曬，曬乾才挑出去。那時候收成，1分地的田，可以收穫乾的稻穀800臺斤。後來，開始使用肥料，1分地的田，可以收成稻作1,500臺斤。但這個重量，不能拿來和現在比，因為現在收割稻田，都是直接收濕的稻穀，1分地的產量可以到2,000臺斤以上，甚至可以到達2,500臺斤。

以前種稻的時候，田裡如果長了雜草，媽媽她們都需要彎腰凙草(so-chháu，除草)，把草壓入軟軟的土裡，草就在土裡腐爛掉。或是她也會叫我們小孩子去摠草衣(lu-chháu-i)，用人力推的，就好像是說，去耙、去抓，這樣去摠、摠、摠，土會被翻起來，草就被絞進去，就OK，我都在做這些。

孩提時代，我們還會去戲院看戲，都是看布袋戲，像六合三俠，和比較後期的史艷文。歌仔戲小孩子看不懂，只有看布袋戲很趣味而已。以前有一句話叫做「開大門」，³就是，比如說作戲，歌仔戲也好，布袋戲什麼戲，那場戲要結尾的時候，他都停在最精彩的、給你想再看的那個鏡頭，並說：「如果還要知道結果，還要到後續，後集才來看」，剛好那幾分鐘是戲尾，大門就會打開，我們小孩在那裡等，就一窩蜂進去看。

至於看電影，機會很少，那時候看電影很奢侈，我們怎麼有辦法去看。要我到唸初中時，我才曾經去偷看過電影，就是要四處找看看有沒有錢，或跟爸爸討看看有沒有錢，到處湊錢去看。

3 開大門：即撿戲尾(khioh hi-bóe)。

三 珍藏版農村料理

我比較幸運，因為我爸爸在公所「吃頭路」，所以三餐還較有變化，如果像是那時代一般做農的人，三餐幾乎都吃番簽仔(han-chhi-am-á，番薯簽)，像我阿公在講，「中晝頓番簽吃吃哩，等一下要來園來作穡，再吃一個點心，也是番簽」。番薯簽曬乾之後，存放在倉庫裡，囤整間喔，那間倉庫就叫做「番簽間仔」。

曬乾後囤起來的番薯簽，那是人也要吃，豬也要吃，雞仔、什麼鴨仔都要吃，人是先去選比較漂亮的來吃，剩下比較醜的，再去給那些牲畜吃。番薯簽煮起來硬硬的，不好吃。要煮番薯簽，通常會跟剛剛採收起來、削好的番薯簽一起混著吃，那就叫做「鮮簽乾(chheⁿ-chhiam-ta)」，鮮簽，和曬乾放了一陣子的番薯簽混在一起煮，不然如果只有吃青的，哪夠吃？青的就是剛好在出產的時候才有啊，曬起來要吃整年或半年的。

以前不是像現在，要買什麼就有什麼，我們那時候最好的，就是有1角能買3粒含仔糖。含仔糖(或叫糖含仔，thng-kâm-á)，就是糖果上有色圈，紅的、綠的、白的。那時候要討1角，真堆(chin-tui，真是費神)，要一直拉阿爸或是阿公的褲腳，直說「1角銀予(hō)阮啊、1角銀予阮啊」，阿公或阿爸心情如果不好，伊就對你大聲罵，但如果心情好，伊就摸出一角銀給你。咱加減討，不一定討到，但3次總是會討到兩次。拿到1角後在手裡緊捏著，然後去買糖。對小孩

來說，最要緊的，是四處想辦法，看能不能得到一簽（chhiam）麥芽糖可以含。⁴

過年過節，我們家都會做粿，以前好多粿，甜粿、鹹粿、發粿。說到鹹粿，別人會做菜頭粿，但我們家就不添菜頭，添菜頭放不久，我們家的粿很純，就只有放吃飯的米，鹽，和一些味素，然後炒一個蔥，再爆香，小孩子時候，覺得那個多好吃啊，都會去偷吃。現在還有人公開在賣這種粿，但現在就不覺得那很好吃。說到甜粿，只有正月初一會炊甜粿，⁵初一炊甜粿討喜氣，甜粿剛炊好，軟軟ㄟㄟㄟㄟㄟㄟ，用湯匙挖起來，Q又軟，牽絲，很好吃。在當時，甜粿是很珍貴，不可以隨便拿去吃。甜粿炊好，要放著拜拜，但是拜好，會硬掉，甜粿硬掉，還要切片下去煎，然後才會軟。但甜粿再煎，跟剛蒸好出來的氣味又不相同，所以剛好在軟的時候，就要去挖起來吃。如果放太久，甜粿就會變硬，我是比較不喜歡吃那硬的，但愛隨便亂吃東西的人，就會直接就拿去嚼。

我們這裡的長輩都會做土豆豆腐，沾醬油就很好吃。再來，豆腐做完，做豆腐的渣，要再瀝出來，渣摻入醃好的鹹菜，加一點水，然後用慢火去熬，慢慢熬。那用來配飯，很好吃，吃起來的口感，很甘很好吃，舀一口吃下，滑一下就吞下去了，若不曾吃過，哪有辦法體會那滋味！小孩子吃得整碗頭都刮（khat）下去。我媽媽會做這個料理，大家普遍都會，這料理就叫做豆頭，也就是豆渣的意思。

以前我家有石磨，但我小妹拿到南投去了。石磨是一個人推，另一個人舀料進去。以前我唸北港高中的時候，很愛打籃球，那時候週

4 一簽麥芽糖：如糖葫蘆那樣用竹簽著一團麥芽糖，有時還用餅夾著。

5 炊甜粿：民間一般慣於農曆十二月廿九暝炊粿。

休一天半，休假的時候，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，我就去打籃球。當時正在長大，正需要吃，但老父老母根本沒空理會我，我打籃球回家，就自己做土豆豆漿，我做土豆豆漿很快。

我做土豆豆漿方法和別人不一樣。在別人家是把品質比較壞的土豆拿來磨成漿，但我為了求快，也不分好的壞的，鏟一畚箕，就直接倒下去絞，脫殼後，土豆仁和碎殼一起滾下來，我再用大腳桶裝水，把土豆仁和碎殼全倒進去，碎殼會浮起，我再把這些渣渣撈起來，然後把底下的土豆仁倒入石磨裡磨。石磨磨漿，我也是一個人操作，一面推動，一面倒土豆仁。磨好之後，就生火，把土豆漿加入一點水，放到火上煮，很快就能吃了。以前哪有什麼得吃，如果我在吃土豆豆漿，我那些小妹也都一起過來吃。

高中的時候，我也曾經自己做酒。以前我家後面有一叢青葡萄，吃起來很酸，我就把這青葡萄丟到透明的玻璃甕裡，再把糖添下去，封起來。經過很久，我再看，玻璃甕裡，已經烏搔烏搔(o·sô-o·sô，顏色變黑)，剩沒多少湯，我就倒出來，姑且喝喝看，還甜甜好喝，喝一下卻醉得……那時還不曾喝過酒喔！第一次醉就是這樣，醉得人茫茫然，不知道說酒的醉就是這樣啦。

我們以前路上都有在叫賣海豬仔(海豚)肉，人家騎著大台腳踏車，後面載一隻海豬仔，沿路喊：「海豬仔肉喔！海豬仔肉喔！」有人要買，看要幾斤，他就削一塊海豬肉的排骨下來，整隻海豬仔削得流血流滴，腥臭味引來一堆蒼蠅，圍繞著海豬仔肉飛。料理海豬仔肉很簡單，炒薑母就很好吃囉，再涮一些米酒下去。以前東勢厝有一間在賣海豬肉是用炸的，現在這家店已經沒有在賣炸海豬肉，只有炸豬肉。以前還有抓田裡吃甘蔗的田鼠，這種田鼠煮麵線很好吃，但你要會炒，炒一炒再下水煮麵線。

我們以前家裡會有小隻老鼠，長不大的小老鼠，好討厭，那要怎麼抓？我表演給你們看，以前有一種柴盤，像這種盤子，圓的盤子，在這個盤子上，放一個酒鍾仔，杯口壓著一顆土豆，酒鍾上面再撐住一個碗公，老鼠爬來，在那裡蹭蹭蹭，碰到了土豆，碗公就掉下來，把老鼠蓋在裡面。老鼠抓到後，要處理也很好處理，你就用普通提水的水桶，倒入半桶的水，然後連盤子整個扔下去，老鼠會在那邊啾啾啾啾，因為是小隻的老鼠，老鼠就啾一下，泅一下，啾一下、泅一下，爬不起來。這你如果要麻煩一點，你就用一個什麼，把牠按下去，伊（老鼠）就淹落啊。如果不把整個柴盤扔到水裡，也可以在柴盤上，不停地轉動碗公，轉著轉著，老鼠的尾巴就會從碗公的邊緣



圖一 李泗濱先生用茶杯取代酒鐘，示範如何抓小老鼠

跑出來，然後就可以把老鼠的尾巴按住，把碗掀開，就可以把老鼠抓住。老鼠，我多會抓，這是我的長輩傳下來的方法！

1970年，我北港高中畢業後，沒考上大學，去學校代課，正值全民滅鼠運動，校內是由我負責。那時候一隻老鼠5角，都將蒐集來的老鼠尾交給公所。

三 來去臺北打拚

代課一段時間之後，我就去當兵。1971年1月20日入伍，1974年1月19日退伍，當了3年兵。我當裝甲兵，待過很多地方，包括新竹湖口、臺中清泉崗，還下去高雄大崗山的步兵學校支援，他們稱做「步戰協同」，也就是步兵跟戰車要協同操演教學。

當兵時，我一個月薪水260元，我在軍中的開銷，沒跟家裡拿，我還會去標會，軍中的標會跟一般標會不同，他們是標會外的，是說你100元，如果標20元，你要繳120元，不是像我們這樣減起來。我這樣攢，當兵3年剛好存1,000元而已，我儉(khiām)吃儉喝，很少放假，人家要出去遊玩，我就跟人家換衛兵。我退伍後，拿著1,000元，隻身去臺北打天下，我是走錯路，才走到這邊回來，不然1974年我若走對路，我現在也是……但那時候，咱就不會經商。

我去臺北，一卡かばん(包包)提著，報紙拿著，還沒得住旅社，去跟阮的堂哥一起住，伊也是在臺北吃頭路，租一間房間。阮堂哥的房間裡，有個樓中樓，我就自己住在那裡。當時，我每日買報紙來看，看報紙的徵才廣告找工作。將近一個月，二十多天才找到頭路。

我記得那時先去一間染布廠，但到處烏搔搔（o·sô-sô，髒兮兮），我不愛，就拿著報紙再看、再找。以前工作很好找，去工廠的守衛室登記，他就把你帶進去。有次我去一間工廠應徵，被帶到宿舍後，我一看，一間房間擠二十幾個人，大家睡上下舖，我在裡面坐一下而已就決定再找新的工作。最後我找到在中和的永大針織廠，他們是做成衣的，從布開始一直做到出貨。我在裡面的包裝部門負責包裝做好的成衣，趕出貨時也是很累，人都忙到喘怦怦（chhóan-phēⁿ-phēⁿ，氣喘吁吁）。包裝時有一個人顧打包機專門打包，另一個人負責撿貨。在整間工廠裡只有包裝部有男生，其他都是女生。那時候我們包裝部的男生推車經過一片女工中間時，我們的頭都低低的，不敢抬眼看。永大針織廠有包飯，到了吃飯時間，女孩子比較客氣，通常還沒吃完就走了。等她們離開後，我們這些男生就會去把她們沒吃完的飯菜搬過來。我一餐都可以吃四、五碗飯。

四 為著愛人考鄉公所

我當時在臺北工作，一個月薪水兩千多元，我3月開始工作，6月看到報紙上刊登地方特考消息後就回來報名，7月唸書，8月考試。我準備一個多月而已就考上，但是當時我唸書時是整個人躲進蚊帳內，人幾乎就不曾再出來過。我一直待在蚊帳裡讀書，我讀書沒有分晨昏，反正睡醒了就開始唸，睏了就直接睡。那時候我心裡就一個原動力，我已經成功向我太太提親了，我要努力打拚。當三、四月我返鄉向我太太提親，不過那時候只算是彼此認識，接著我就回臺北等消

息了。等到6月，才確定女方那邊也同意這場婚事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這等待對方回覆期間的煎熬，真的要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那股滋味。

我在1974年考上村幹事，從月薪3,000元做起。一開始，我先被派到內寮村，一年半又被派到頂寮村，在那待了4年半後接著調到潭東村。我在潭東村待了一年半，再被調往五塊寮(五塊村)，之後我就一直待在這裡服務。就我個人的職涯中，我在五塊寮服務最久，差3個月就滿15年。我到五塊寮的時候大約是1982年，那時候村裡的老人很多，現在老人都少了，因為他們都「回家」(過世)了。五塊寮其實沒有什麼改變，種植的作物相同，老人也同樣比年輕人多。從我被調到五塊寮服務到現在，這個村前前後後已經有300個老人過世。

五塊村有一個蔡氏望族，其中有一位蔡秋桐⁶曾做過日本時代保正，他也是地方上第一任的委派鄉長。五塊村大概有五分之三以上的人口都是姓蔡，他們宗祠也在那邊，年節都有在拜。以前五塊村還有一間土豆工廠，現在可能沒在生產了。五塊村，大概歷史也是從蔡秋桐時開始，五塊村有一個特殊的地理，蔡秋桐當初將他們村莊的路，用五行命名，東木路、西金、南火、北水，中土路，剛好那5個名稱，概括主要道路。

6 蔡秋桐：1900-1984，雲林縣元長鄉五塊寮人，1921年開始擔任保正，同時兼任製糖會社原料委員，戰後曾擔任元長鄉第一屆委派暨代表選出鄉長。蔡秋桐先生同時也是一名小說家，以文學紀錄農村。蔡秋桐的作品透露出諷刺意味，並能看見基層人民生活的艱辛。1953年，蔡秋桐先生因「知匪不告」罪名入獄兩年，出獄後淡出政治，小說創作也亦漸沉寂。(黃武忠，《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作家小傳》，臺北：時報文化，1980年，頁47-49)

以前五塊村的蔡家宗祠裡有一個活動中心，「五塊社區活動中心」，我以前當村幹事時辦公室就在裡面。村幹事是為村裡做事情的人，職務工作內容很雜，原則是公共事務，但有些事情要怎麼處理得自己拿捏分寸，像我就曾載人到彰化銀行去辦事情、載人到醫院就醫，或是替人墊付稅金。而且有時候如果村長有交代工作，只要內容不太超過，也還是得做。除此之外，村幹事還得和村民培養感情，所以村民如果有來拜託我做事，我若做得到我就會去做，所以我也曾清理過活動中心的廁所。

很多政府業務，都是經過村幹事去跟老百姓接觸，發通知單，送東西，包含徵集令、田賦、稅單，通通要，現在都透過郵差，以前村幹事也要做郵差的工作。即使到了現在，選舉公報也是由村幹事負責分發，不是用寄的。五塊村以前還沒有重劃時，都是要走農路，一整個村不是很集中，有時候這個村之外，另外還有一個小村，和本身這個村差很遠，那就叫「部落」。要到那個部落去，就要走農路，但重劃前，沒有柏油路，是土路，騎機車，滑過來、滑過去，像是在越野，滑到整個身體都是泥土，得要有技術，一邊騎，「腳骨」就要稍微點一下旁邊的土地，要這樣才能安全到達目的地。當時要做一件工作，即使只是分一張單子，都得要這樣才能做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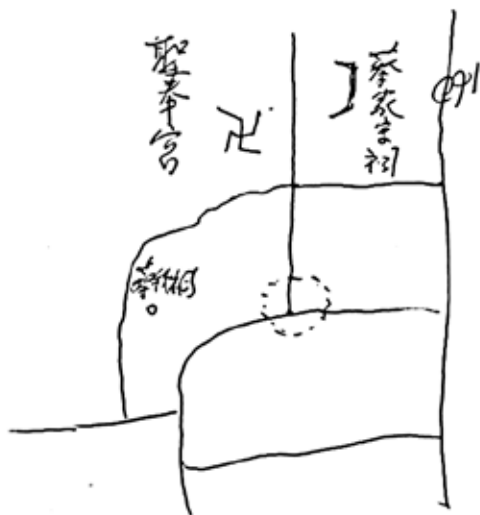
我到五塊村之後沒多久，大約1986年，五塊村就開始農地重劃，重劃之後，會變得比較方便，所以大家都支持重劃。在農地重劃之前，農田用水，都是吃水圳的水，如果水不夠，就會有一些人聯合起來，共同打一口井。但當時，抽井水不是用電，抽水幫浦是用柴油引擎，得靠人力發動起來之後，才能運作。雖然當時村裡面已經有電力，但電力還沒有辦法輸送到農田裡。

我在當村幹事的那段日子，在農村裡，有人要寄信，鄉下的雜貨店都會有郵筒可以投，郵差會來收。如果要打電話，也是要從村辦公室接聽，村長要負責去叫人。像是在頂寮村的時候，只有村長辦公室有一支電話。電信局的接線人員會先打來，我們接起來後，就請接線生過一陣子再打來，然後我們就去放送廣播，「某某人你的電話在辦公處，趕緊來接聽。」要接電話的人，就來村辦公室等電話再打來。

那時候，比較有錢的，做生意的，會自己裝設一支電話，但這情況也是很少。因為申辦一支電話要幾千元、幾萬元，而且打電話也要錢，所以村民比較常會來辦公處拜託說要借打電話。但電話設在辦公處，村長負責繳電話錢，因此不太會外借。要到後來有辦公費支付這些開銷後，才比較會借給村民使用。再後來，更是直接改成投幣電話，使用者付費。以前要打電話去臺北，就算說臺語也沒關係，彼此也都能夠溝通。

五塊村的聖奉宮，差不多是1994年落成入火，聖奉宮內目前供奉的神明，是康元帥和蘇府千歲，康元帥原先是五塊村內共同祭祀的神明，而蘇府千歲原本是在「箔仔寮」那裡，有一個人稱作「吳仁德」，他在作乩童，神明就供奉在他家中。聖奉宮還沒建好之前，整個村莊每年農曆三月十六日熱鬧，因為沒有廟，所以搭壇祭拜，搭壇的地點在「三角仔」，並不是在聖奉宮目前的位置，而是從廟和蔡家宗祠中間的路進去，在現任村長太太經營的雜貨店旁邊。

農曆三月十六日熱鬧時，整個五塊村都會拜拜，晚上還會請流水席。以前，每家每戶都會辦桌請客，大家都辦在自家門口埕請個六、七桌不等，不管是誰來，有位子就可以坐下。有人是愛喝酒，有人是愛聊天，有時候一張桌子20個人也在擠。請客這一天，我都要去好幾十個地方，到這裡來敬酒一下，聊天，坐一下，然後就趕快再去別



圖二 五塊村的聖奉宮蓋好前，
每年農曆三月十六日設壇祭典的
位置（虛線圓框）。

資料來源：李泗濱先生手繪

的地方。那時候也會有很多外庄的人來到五塊村，給五塊村的人請。因為各處都有這個傳統，等到外庄的神明誕辰時，在熱鬧，他們也會請流水席。後來是SARS（2002至2003）那一年，大家害怕傳染，就較少人請客了。

五 對農業的建議

我們以前種田，需要依賴嘉南大圳濁幹線的水，也要繳水租。如果種稻子，需要有灌溉水，但因為水也不是很充裕，所以元長鄉分成3個灌溉區，3年兩輪，3年灌兩次。比如說第一區今年無水，就是第

二區、第三區有水灌溉，再下來是二區無，三、一區有水灌溉，這樣下去輪流分配水源。

以前水開來到你的田，有時候反而中途被別人攔走，根本把水都吃完了，你就沒水可用。像我們以前的灌溉渠道，都是土溝。土溝，別人隨便掘一掘，水也就流到別人的田裡去了，以前都會因為這樣造成爭執，打架，也曾打死人啊，後來重劃才改成水泥溝。

1986年農地重劃，重劃是一個區、一個區，一個地段、一個地段慢慢開發，到現在已經都完工。重劃的時候，灌溉工程絕對有一起做，所有的農地都有溝渠、農用的產業道路，也有給水路和排水路，溝渠也都是用水泥建造的，都規劃得很好，但後來農民卻都是打水井比較多，那是為什麼會這樣呢？

重劃之後，所有的土地都有溝渠，如果要灌溉，原則上水利會應該把灌溉功能發揮出來，讓濁幹線的水可以送達每一塊田。這絕對是可以做到的，但現在水利會做溝圳是怎麼做？他們做事也講人情關係，比如說水利會平時會巡圳溝，今天我跟水利會的關係比較好，我去拜託他們，他們就會優先做我這區；又或者是他們今天要做人情給我，也會幫我再做一段。照理說，應該先有規劃，從源頭開始，水要到哪裡去都可以。但是，水利會沒有這樣做。重劃以後，明明溝渠都是好的，但就是沒有辦法發揮功能。所以這條水路永遠沒有辦法完成。如果要使用水圳灌溉，就要自己到濁幹線的支線去開水，但那段距離很遠。

打井，應該是1986年以後慢慢出現。重劃後，因為土地分割好，打井一定要打在你自己的田。那是為什麼會打井呢？因為灌溉溝渠會壞，壞了沒有去修，或是只修某一段，那圳水沒法到達的田怎麼辦呢？吃不到水，我就自己打井，用自己的水來灌溉，我何必還要去等

溝渠的水？所以水利會要來整修溝渠也好，不來整修也好，就算溝渠都壞了，也是都放著。所以慢慢地、慢慢地，就你看我、我看他，每一塊田都有打井。農地重劃之後，每一塊農地都有架設電路，原本的作用也不是要打井，名目是噴灑農藥，就是要給你噴藥。農民就去請水電技工來架設電線，把電接在電動馬達上面，打井抽水。

現在，打井已經是習以為常，幾乎每一塊地都有一口井。如果像我有5支井，我如果都種稻子，我也不用去開水，不用一會兒這區，一會兒又去那區，摩托車一騎，我就去放水，抽水馬達又可以定時，很方便。現在就是變這樣，政府還一直強調要封井，我說封不得，農民沒有這一口水，沒辦法耕作。

如果政府要封井，目的在減緩地層下陷，那我的建議是政府得好好規劃灌溉溝渠，把溝渠作好，水圳的水如果不夠，就改兩年一輪，本來以前元長鄉是3年兩輪，三分之一的公區沒有水，現在改為二分之一沒有水，二分之一有水。今年如果輪到這個灌溉區，這裡的農民就可以種稻子，因為水圳的水就專門灌溉這區，但同時也代表他們無法領補助。至於另外二分之一沒灌溉水的怎麼辦？就是轉作，轉作的農民可以依照自己能取得的水源去選擇要生產的農作物，然後政府加以補助。目前政府對於不種稻作的農民有給予補助金，如果把這個補助金挪給那二分之一沒有灌溉水的區域，絕對夠，因為元長鄉現在就不只二分之一區域的農民在領這一份補助津貼。

像我覺得有些規劃政策的官員，實在應該到地方受訓。比如說他們有些人，連土豆長在哪裡都不知道，還以為土豆像腰果，是生長在樹上。那為什麼會不知道呢？因為他小時候就住在都市，也在都市唸書、長大，沒有去過鄉下交流，都不知道鄉下狀況，就不知道土豆是我們的特色，也不知道各種豆類之中，就只有土豆是長在土地裡

面。像這樣的人，畢業之後，考上公務人員，就直接分派到中央去任職，就會不知道我們地方的情況。如果剛好遇到農業部門的某某技術人員，還是農業部門裡的決策者，他就制定農業的什麼規則、什麼政策，推動什麼……像這樣的人，他做出來的那個政策，能夠符合我們農民實際遇到的狀況嗎？

像是今年(2018)的轉作申報，就改了形式。我們現在轉作申報行之多年，分第一期作、第二期作。原本，第一期作是3月要申報，第二期作是8月要申報，這麼申報已經很久了。但突然間，政策一改，就在今年的年初，就要申報，還一下子就要申報第一期、第二期，通通要報。

我第一期還不知道要種稻、種花生，還是要種番薯，我還沒有決定，如何決定我第二期要什麼嗎？現在政策一推動，我們這裡的百姓罵聲連連，大家都在抱怨不知道要怎麼種作。一下子不要農民種這個，一下子又要種，那要農民怎麼報？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於是有一天我就打電話給農委會負責這個業務的主任秘書，我跟他說我們在地的狀況是這樣子，實際執行有困難，他卻說這是要給我們農民方便，一次就可以決定兩期的作物，不用麻煩地一年報兩次。我就再跟他解釋一次，但後來農委會還是要執行這個政策，只是改成二期作能夠更改。舉例說，我現在年初如果先報第二期要種番薯，我可以事後改種土豆，之後我也可以再改。但經過三改、四改後，申報書就被改得亂七八糟，一張申報書有時候就會改個兩、三次。例如我土豆種不好，我趕快再來改，我要改種番薯，或是改成毛豆。

但若今天農民嫌手續麻煩，不想申報，那之後他就沒辦法領補助。這對公家單位來說不要緊，畢竟我就不用再給你補助，也很省事。但很多農民如果遇到突發狀況，就得靠那筆補助款度日。所以我

才會說，政府會制訂這種政策有時候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基層、不了解我們在地。不過若是他們能在地方待個幾年，當上課長或其他主管後再去中央，我想他們訂定出來的政策，我們農民都會給他們豎大拇指。

我們這裡的作物有稻子、土豆、毛豆、番薯、大蒜，蔬菜類有高麗菜、大白菜、紅菜頭、菠菜、蔥、蒜仔。元長鄉有21個村，我們這裡說起來是中心偏西，其中彼此比較有來往的是合和、潭東、潭西、五塊這4個村。

大致上來說，元長鄉是東部的蒜頭比較多，西部的蒜頭比較少。還有些比較年輕的人，回來蓋溫室，種玉女小番茄，或是種洋桔梗。家中長輩會鼓勵小孩回來種田。但在這裡種田，就是要面臨價格的問題，如果像是種稻，稻米一定都是要賣，沒有留著吃，1分地收稻穀，濕的2,000斤，政府了不起收購700斤，政府規定一個數量收購，有個公定價錢，這個公定價錢有分3級，3級價錢不一樣，3級平均起來，1公斤大約是二十五、六元，但這個是公斤喔，你轉換成臺斤1斤差不多13元，13元是政府收購。

農民如果賣給廠商，廠商才不會用這個價錢跟你買，廠商又不是傻子，跟你買這麼高價。剩下來的穀子政府不再收購，就只好經由仲介賣給廠商。我們農民一定要靠中間的商人去給我們銷售，我們沒辦法直接去臺北賣。

如果是廠商，1斤就只有9元多，最多收到10元，甚至，價錢壞的時候，也曾8元多。廠商在跟農民買米，是用很低的價格在買，但是要賣給消費者的時候，就是抬高價錢，像是三好米，還有其他的糧商都收購我們這邊出產的米。所以我們這裡的農民，唯一可以做的，



圖三 元長鄉各村位置圖

資料來源：雲林縣元長鄉公所：各村介紹，2019年5月14日下載，<https://www.yuanchang.gov.tw/form/index.aspx?Parser=2%2C8%2C54>

就是提高產量。如果要提高產量，達到他想要的收入，那就是要靠化學肥料。

那如果說種菜，有時候價格好，1分地可收成一、二十萬元，好到嚇人，但有時候價錢太低，採收不符成本，那整片就會放著給人家免費去採。於是大家就會各自騎著摩托車，你載幾顆我載幾顆，全部把菜採完。那些會開放給別人採收蔬菜的，都是比較節儉的農人，認為反正菜都是要給人吃的，乾脆開放給人自己拿。也有些人會直接把菜翻下去土裡，重新再種別的。

但其實政府也很難強制農民說，不要所有人在同一時間種一樣的東西。第一，農民已經有一套自己種作的習慣。如果要讓大家平均去作，分配誰要種什麼東西，可能很難，他們的習慣就不是這樣。又或者是說，假如這個農民從來不曾種菜，突然叫他種菜，他也沒那個能力；反之，如果他常常種菜習慣了，突然叫他去播稻子，他就會說，「我的銷路就不是這樣的」。第二，農民本身沒辦法去判斷未來的市場需求。

六 元長的古蹟、文物與人才

我們元長也有一些100年以上歷史的古蹟。最有代表性的，就是全國唯一的北水南引水利工程，嘉南大圳是日本時代八田與一設計開發，分成濁幹線、南幹線和北幹線。⁷我們這裡的濁幹線，是從集集攔

7 嘉南大圳在1930年完工，其水道依照流量大小，分為：幹線、支線、分線、中

河堰那裡開始，灌溉水源是從北到南，然後排入北港溪，而嘉義那邊（烏山頭北幹線），則是從南到北，也是排入北港溪。這個水利工程就是把兩個灌溉的渠道利用倒虹式接起來，如果今天南邊的水比較少、比較乾旱，而北邊若有餘，就能把水送過去，兩邊就可以互通有無。

現在這個水利設施是由水利會在維護。它的地下渠道維持的很完好，人都可以進去，我曾經去洞口看過，但沒辦法深入。我就在想，如果可以把它整理好，其實可以開放觀光。之前李登輝先生在那裡就擺了一個「資源共享」的大石頭，路口有做一個保護這塊石頭的柵欄。我曾建議縣政府可以在那裡規劃觀光，但一直沒有受到重視，我們鄉鎮經費財源也不允許，一定要有中央的經費投入。如果可以整理起來，那就是個不簡單的古蹟。我很推崇這個地方，期待可以用這個古蹟來推廣我們社區農村再生。我們的西莊社區還留有一口百年古井。這口井，原本已經被填起來，但後來原址又再挖出來，把磚頭拿出來，再恢復，還是原來的井。西莊100號，有一間古厝，也曾有電視臺來作戲（拍片）。

這裡的人才說起來是很多，但都外流他鄉。像是高雄市的警察局副局長李永癸，就是我們這裡的人。他父親則是個一流的木匠。嘉義縣中正大學的吳校長（吳志揚），也是我們元長鄉的人，他是下寮村民。

給線與小給線。嘉南大圳有兩個主要的系統：烏山頭水庫系統，又分為南幹線、北幹線，南幹線灌溉臺南地區，北幹線灌溉嘉義地區。另還有濁水溪系統，稱為濁幹線。今日的北幹線屬於嘉南水利會管理，濁幹線屬於雲林水利會管理。（吳明韞，《嘉南大圳建設工程簡介》，臺南：臺南市政府文化局，2015年，頁33、36、51、52、56、60）



圖四 北水南引處的資源共享紀念碑

我們這裡還是有米絞（碾米廠），仍有在運作，在龍岩厝。那是老人家姑且還經營著，因為有一些長輩，還是習慣自己曬一點穀子，然後拿到碾米廠去碾，他們不喜歡買米，就喜歡自己生產稻米，然後留一些穀子存放，需要吃的時候，就拿去碾米廠換，慢慢吃。

蔡鴻儒主任退休之後，很熱心、積極在蒐集地方文史資料。蔡主任就曾經到鄉公所來查檔案，我們鄉公所有很多檔案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，蔡主任寫那本《白沙墩堡思想起：打開元長人的記憶》就用了很多鄉公所的檔案。原本那批資料已經要送去銷毀，但他那時候要寫書，就先掃描備份了很多檔案。等他看完後，因為公所沒地方可以保存原件，再加上都是1950年代以前的資料、屬於可以報廢的文件，公所又沒有經費能做鄉誌，那批資料後來就被整批銷毀了。幸好蔡主任那還有保留一部分。